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毛詩李黃集解卷二十六七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毛詩集解卷二十六

宋　李樗黄櫄　撰

蓼音六莪五何反　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音戶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南山烈烈飄風

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李曰此言幽王之世天下之人苦於征役孝子不得以終身養爾鄭氏曰不得終養者二親病亡之時時在征役之所不得見也歐氏以為滯泥之甚矣然觀此詩之言出則銜恤入則靡至則是言孝子行役而喪親之所作也蓼長大貌猶所謂蓼彼蕭斯也鄭氏曰莪已蓼蓼長大我視之以為非莪反謂之蒿興者

脩憂思在征役中心不精識其事王氏亦同此說歐
氏則破之以謂以文害辭故其辭以謂民人苦於勞
役不得終養於父母見彼蓼蓼然長大者非莪即蒿
彼草木之微者其茂盛如此由天地生育之功也思
我之生也父母養育我亦劬勞矣而我不得終養以
報之也其說比於鄭氏爲優然不如蘇氏之說莪蘿
蒿也莪蘿可食而蒿不可食采莪者將以食之譬如
生子者將賴其養也幽王之世孝子行役而遭喪哀

其父母生已之勞而終不得養如宋義者之得葛也哀哀父母生我勞瘁言父母之生我亦劬勞矣今乃不得養其父母此所以可哀也凱風之詩以凱風喻父母以棘心喻其子棘心難長之木也而凱風吹之而至於夭夭亦可謂劬勞矣父母之於我如此今我殊無以報之其心如何哉蔚牡菣也此章亦是上意罍爾雅曰小罍謂之坎注曰罍形似壺大者受一斛蓋缾小而罍大也罄盡也鄭氏以謂刺王不使富分

貧衆恤寡其説不類王氏皆以缾喻民罍喻王缾罄則爲罍之恥民罄則爲王之恥鮮毛氏以爲寡鄭氏遂箋之以謂供養日少王氏亦以爲其禍已熾則民鮮矣故謂之鮮民皆不如蘇氏以鮮爲善言民以初生爲善今也孝子行役而不得以終養父母是不如死之久矣北山之詩曰鮮我方將亦是善也善者蓋善生惡死人之常情矣舊時以生爲善今既如此不如死矣銜恤憂也言無父何所怙乎無母何所恃乎

其出則抱憂思而去其入也則不見父母如無所至此以傷痛之甚也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此以見父母之恩大也父兮則生我母兮則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此皆重複言其生育之恩以見其恩之厚也顧我復我言其周旋反復於我其恩如此出入又腹我腹懷抱也言受其恩如此我欲報之當何如哉故其心之欲與天無極也鄭氏曰我欲報父母是德昊天乎我心無極非也南山烈烈然寒飄風發發然而疾

皆以興王之虐政下章亦是此意鄭氏曰民之自苦見役視南山則烈烈然飄風發發然而寒且疾也此非詩人之旨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民莫不得以相養而我獨何害而遭此又不得以終養也故曰民莫不穀我獨何害我獨不卒晉王裒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亦廢蓼莪者莪之篇蓋此詩辭哀而切讀之易使人感動正如凱風之詩述父母劬勞之志亦無不切不讀

此詩無以見孝子之志孟東野之詩以其草比其子以陽春比父母寸草不足以報陽春之德蓋本諸此推父母之劬勞如此故其子欲報其德其心無有窮已也嘗攷於詩凱風之詩惟欲其父母能安其室之詩也小弁之詩太子見弃之詩也蓼莪孝子不得終養之詩也惟其父母不能安其室故其心思有以教之惟其不得終養父母故其哀慕如此向使不困行役不見弃於父母與夫父母能安其室則其懽欣之

情可見矣讀詩當以此類求之人惟不得事其父母所以哀慕不已讀是詩亦可以興發矣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徒南反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

有饛音蒙簋音鬼飧音孫有捄音虯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音卷言顧之潸所姦反焉出涕音體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有洌氿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

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李曰此詩言東方之國偏困於賦役民財殫竭故譚國大夫作詩以告病焉譚國在王室之東春秋書齊師滅譚杜元凱注曰在濟南平陵縣西南饛滿簋貌飧熟食捄長貌下章有捄天畢亦是此意棘匕以棘木爲之匕所以載鼎實也有饛簋飧有捄棘匕鄭氏以此二句爲喻古者天子施予之恩於天下厚王氏亦曰周之盛時饋諸侯之賔客以飧而饛其簋又有捄然之棘匕以載鼎實則其盛饋可知矣言其遇人

之厚如此然不如歐氏以爲足於豐饒之辭葢當幽王之時東方之國賦役煩重民財困竭故思先王之時諸侯富饒其簋之飧饛然而滿其鼎之匕捄然而長葢其時周之所取於諸侯者其平如砥石之平其直如矢之直君子之人則履而行之小人則瞻而視之君子小人葢指當時在位在下也正如論語所稱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其曰君子小人者

皆是分别貴賤上下之稱也惟君子履此道而行小
人瞻而視之今乃不然故我從今反而顧之則潸然
出涕傷今之不如古也小東大東杼柚其空此章言
東方之賦重至無小無大皆取於東使我杼柚其空
其勢困乏則以糾糾然之葛屨履霜而行其公子則
佻佻獨行至於周之行列皆是餞送而去或往或來
不勝其勞此我心所以疾病也鄭氏曰言譚人自虛
竭餞送而往周人則空盡受之曾無反幣復禮之意

是使我心傷病也歐氏以此爲非詩人本義盖此詩
但言東人輸賦往来以是心疾殊無報幣復禮之事
也此鄭氏所以爲衍說也有冽氿泉此章則言民困
於賦役欲王者少寛之也易曰井冽寒泉氿泉側出
泉也穫刈也鄭氏以爲穫落木名其說本於爾雅不
然毛氏以爲刈契契憂苦貌憚勞也此言薪已刈矣
以氿泉浸之則必腐敗而不可用民已勞矣以重役
困之則必將困窮而死故譚大夫契契然而憂苦於

寢寐之中而感歎東人之劬勞也尚庶幾也言已刈之薪庶幾可載而歸以爲用亦猶我人亦可息之而使安堵也歐氏曰彼刈薪爲水浸而腐壞尚可載刈若斯人者勞苦而困弊則將死矣故言可以休息之也此說雖無害然非詩人之意但言薪尚可載民亦可以休息但以二事相比也東人之子此章則言東人之勞西人之逸也東人之子自以其職爲勞苦王國曾無有勞來之者西人方且盛其衣服粲粲然而

自得以至水居之人亦衣熊羆之裘言以賤人而服貴者之服也私人之試百僚皆言小人得志紀綱敗壞無復王室之舊也或以其酒歐陽公曰言當飲漿者今飲酒矣非也此蓋言或醉以酒或不以漿或醉以酒言小人之得志也或不以漿言君子之不得任用也璲玉也佩璲以玉爲佩也鞙鞙佩玉之貌也佩玉之貴者不以其才之長皆是小人用事故東方之賦重而不均也漢天河也言維天有漢監視於下亦

有光矣今胡爲不察此邪以言王之不明也跂然三
隅之形者彼織女也七襄從旦而暮七辰一移因謂
七襄襄駕也人之織也經緯往來報反成章今此織
女之星名雖曰織不成報章徒有其名耳睆明星貌
牽牛河鼓也服較也北服八尺曰較箱兩較閒也牽
牛之星名曰牽牛牽牛其用在服箱也今此牽牛之
星徒有其名而不可用之於服箱也啓明爾雅曰明
星謂之啓明孫炎曰明星太白也出東方高三舍今

曰明星昏出西方高三舍今曰太白觀此則啓明即是太白也長庚不知是何星毛氏云只是一星故後世亦以長庚爲太白李白字太白白之生母夢長庚因以爲名韓退之詩曰太白伴月蘇東坡詩亦曰長庚到曉猶陪月觀此則是以長庚爲太白也鄭漁仲乃謂啓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没則西見此詩曰東有啓明西有長庚則又似是二星不得渾而爲一也不如待知

天文者而問之也此盖言啓明長庚徒有光明而不知監察於下也捄畢貌畢所以掩兎所謂田獵畢弋是也今此畢星徒有其名但施之於行列言不可用也箕可以簸米今南方之箕徒有箕之名而不可以簸揚箕星四二爲踵二爲舌踵狹舌廣故曰翕其舌北方之斗徒西其柄之揭然耳不可以挹酒漿許慎曰揭高舉貌故不可以挹酒漿也歐氏曰天雖有織女不能爲我織而成章雖有牽牛不能爲駕車而輸

物雖有啓明長庚不能助日爲晝俾我營作雖有天畢不能爲我掩捕鳥獸雖有箕不能爲我簸揚穅粃雖有斗不能爲我以挹酒漿其意以末章不閼重役事故爲此説上章既言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等句故此併言百官具位莫有其實故賦役之不均必自小人用事之所致乃若君子之所爲必以寛其賦役均其勞苦必不至於此也古人多以箕斗爲虛名盖此數星皆取

人間器用之物爲有其名而無其實故詩人以爲喻而歐陽乃以爲若必刺官司失職則日月星辰名職至多宜舉其大而要者義與王官相近方可以爲善譬此則非也甞觀唐盧仝月蝕詩歷言星辰不救月蝕之事其體製正類此詩蓋此詩之作本無意於爲文後之作者必求其法而放效之能知此則可以爲詩矣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爰其適歸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爲殘賊莫知其尤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李曰徂往也鄭氏曰四月立夏矣至六月乃始盛暑

興人爲惡亦有漸非一朝一夕非也詩言徂者乃暑既往非是方盛也王氏以爲四月維夏而六月徂暑則陽運而往矣往者屈也來者伸也陽屈而陰信則是由小人之道長此其所以亂也此說雖無害然亦不必泥於君子小人之說蓋此詩三章頗有次第一章則言夏時二章則言秋日三章則言冬日四月之時陽氣方盛至六月而暑往矣是其萬物微衰之漸其後遂爲冬則其衰甚矣以喻幽王之政暴虐愈甚

也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乃夏之四月六月也若周之時則以夏之二月爲夏而周之六月乃夏之四月也不得爲徂暑周時又用夏朔者盖周雖自有正朔而夏之正朔亦不廢也如周官言正月之吉始和是周之正月也正歳則贊教法如初此夏之二月如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此皆夏之時也食齊視春時食宜温也若用周之春則是十一月十二月也豈得爲温乎羹齊視夏時羹宜熱

也若用周之夏則是二月三月也豈得爲熱乎以至秋也冬也亦然以此觀之詩人之言有指周時者也有指夏時者也不可泥也先祖匪人胡寧忍予此兩句頗難説諸儒之説固多未必是詩人之意一云上之人以我先祖爲非人乎胡爲忍加殘虐於我也苟以我先祖爲人則當以人類待我不當視若土芥而無有不忍人之心正猶何草不黄之詩刺幽王之視民如禽獸故其詩亦曰哀我征夫獨爲匪民皆言幽

王不以人視人也王肅曰征役過時曠廢其祭祀我先祖獨匪人乎王者何爲忍不憂恤使我不得循子道此詩固無大夫祭祀之事不得以此爲説鄭氏曰我先祖非人乎人則當知患難何爲使我當此亂世乎此説雖是然亦未之盡歐氏因其説之未盡以爲作詩之大夫斥其先祖此失之大者也詩人之意決不如此孟子曰説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此兩句當以意求之儻不以意求

之則是先祖匪人胡寧忍予乃是斥先祖也亦猶所謂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若以是求之則必以謂貽禍於父母子孫爲人而斥其先祖貽其禍於父母子孫豈人也哉豈夫子所取之詩哉其曰先祖匪人胡寧忍予者言先祖非人乎胡爲使我至於此也其意則謂先祖亦人也必不使我至於此也然則我之取禍自何来哉若泥於先祖匪人則是斥其先祖也子細觀之謂先祖乃是人我之此禍非先祖之罪也此豈

斥其先祖哉秋日淒淒此章遂言貪殘之政下民困病如秋日淒淒然而百草俱病也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爲亂者也家語以爰爲奚詩人本意未必不如是也沈内翰曰書之闕誤有可見於他書如詩言天天是椓後漢蔡邕言天天是椓與速速方穀爲對又彼徂矣岐有夷之行朱浮傳作彼徂矣岐有夷人行愚亦從此家語奚其適歸可以見其詩之闕誤言下民罹此亂離之病何所適歸乎冬日烈烈

飄風發發言幽王之虐政愈甚如冬日烈烈然而甚虐飄風發發然而疾則其暴虐甚矣民莫不穀我獨何害民莫不得養其父母我獨何為遭此禍也幽王之時天下莫不被其禍乃云民莫不穀者此特據父母之家民莫不得以養其父母而我獨不能盖傷己遭亂之甚也山有嘉卉侯栗侯梅此章言貪殘也諸家徒見詩以栗梅為嘉卉遂以為生於栗梅之下據詩言侯栗侯梅者侯維也言山有嘉卉是栗是梅也

豈得爲生於栗梅之下哉且如考工記言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鱗者正猶此詩所謂嘉卉者也若泥於嘉卉而求之是以物色而求馬也梅栗美草今也廢爲殘賊曾莫知其所以得罪之由蓋民者國之本也今君忍而殘虐之則清濁不可常矣幽王失道諸侯放恣天下治亂莫能相一亦猶是也蘇氏之意盖以此章連下章説詩人本義必不如是此言相彼泉水一則清一則濁水尚清者而今我構此

横禍無時而善則是無有清者也滔滔大貌書曰浩浩滔天言江漢甚大爲國之綱紀固可以納衆水今幽王之時既無綱紀故我盡瘁以仕而莫我有則是不能納天下之善者也鶉注曰鵰也說文曰鷻雕也其字從敦若以爲鶉鶕之鶉則無戾天之理惟鵰乃戾天爾雅曰鵰能食草似鷹而大黑色俗呼皁鵰一名鶉鳥其飛上薄雲漢此章蓋言下民欲深藏高飛以逃難不可得也言我匪鶉也匪鳶也安能飛至於

天匪鱣也匪鮪也安能深入於淵此言難之不可逃也山有蕨薇此章葢言草木之生於山隰得其所托故作此詩以告哀而已杞枸杞也楩赤楝也蘇氏曰大夫有退而食蕨薇甘杞楩以免於禍者作此詩以告其哀憐天下之志非以爲其身也蘇氏之意葢連上文然亦不必如此也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

李曰言幽王之時役使臣下不均北山之大夫獨勞

於從事不得休息其他大夫未必爾北山之大夫所以懷怨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此詩也昔晉周處以強毅爲朝廷所惡及使隸夏侯駿西征孫秀知其將死謂之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也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全既辭親事君父母安得而子乎今日是我死所也蓋既已事君則不得顧其父母既以爲國則不知顧其家所以不敢以家事辭王事人臣之大義也若周處者可謂盡事君之節矣蓋處之於父母非不愛

也義所當然也而北山之大夫勞於王事乃復念以不得養其父母何哉人嘗以謂北山之大夫不如北門之忠臣又不如汝墳殷其雷之婦人汝墳之婦人能勉其夫以正而曰魴魚赬尾王室如燬父母孔邇殷其雷之婦人乃能勸其夫以義而曰振振君子歸哉歸哉婦人之無知乃能不以王事爲怨亦可謂難矣至於北門之詩則曰室人交徧讁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室人交徧讁我則其忠臣已不如殷

其雷汝墳之婦人矣然其臣乃能歸之於天不以為怨若北山之大夫則已為怨也此其所以為變風變雅也北山大夫不當怨而怨夫子不删之者盖所以刺幽王也孔子曰公則説人主苟有均平之心則雖征役之重不以為怨若有不均之心則雖征役未甚勞苦而人亦將怨矣觀幽王之所為則甚不均矣大東之詩則賦役亦不均有粲粲衣服者有葛屨履霜者北山之詩則役使不均有偃息在牀者有不已於

行者以此二詩觀之則幽王之政無一得其平矣則天下安得而悅服哉此其所以可刺也杞枸杞也季氏昭十二年有圃生之杞杜元凱注曰世所謂枸杞者正與此杞同鄭氏曰諭已行役不得其事此說是也此詩所言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因見杞菜之生感時物之變傷行役之久非有其實也王氏曰陟彼北山適險而之幽也亦非也此但言往北山采杞不以幽險爲說偕偕强壯也說文曰强也因舉此詩言其

強壯士子朝夕從事無有休息王事則無不堅固矣然而憂我父母不得養之也正如所謂劉氏安晁氏危矣之意同溥大也言天下之大無非王土循率土之濵誰非王臣何獨任我也今大夫不均以勞苦之事獨以我從事而推以為賢所謂賢者又如下文嘉我未老鮮我方將之意同孔氏曰作詩者言王道之衰傷境界之削則云蹙國百里蹙蹙靡所騁恨其有人衆而不使即以廣大言之所怨情異故設辭不同

此説甚善盖即南山瞻仰與此詩皆是幽王之詩一則言其地之廣一則言其地之削當以意而逆志也亦如言文王之地言其廣則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言其地狭則曰由百里起盖方言其興王業不在地之廣而在其德則曰由百里起方言其形勢之強而不失其人臣之節則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其言各有當也四牡彭彭然不得休息王事傍傍然不得已盖王之意善我之未老善我之方壯

以我之力方且剛強可以經營四方而使之至於此極也將壯也旅毛氏曰衆也鄭氏曰王謂此事衆之氣力方盛乎此說不分明按此詩曰旅力方剛桑柔之詩曰靡有旅力書秦誓曰旅力既愆若桑柔之詩以謂衆之氣力也如秦誓所謂番番良士指此良士既雖無力亦不得以爲衆也旅亦訓陳左氏庭實旅百杜元凱注以旅訓陳此旅力亦是陳力也自此以下皆是言役使不均有燕燕然而居息者有盡力以

事國者有偃息而在牀者有不止於行驅馳於道路者有或不知上有徵發呼召者有或慘慘然而劬勞者有棲遲於家而偃仰者有或以王事之勞鞅掌而失容者或有惟湛逸樂而飲酒者或慘慘而畏獲罪者或有出入放恣議量時政者有無事不爲者其不均如此之甚矣夫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事謂之士大夫三公之與大夫則有勞逸之殊其勢然也孰敢懷怨上之心哉今也同是大夫而不均如此所

以北山致大夫之怨也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疧兮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熲無將大車維塵雝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李曰此詩言幽王之時小人在朝而君子與之共事故悔之也鄭氏以無將大車爲取諭以無思百憂爲非取喻當從王蘇之説鄭氏曰百憂者衆小事之憂

也此說不甚明白大車蘇氏謂牛車也言不可將扶大車苟將大車則塵汚之矣不可思百憂苟思百憂則禍及之矣亦猶小人不可與之共事苟與之共事則難及其身不可逃也下二章皆此意熲光也言不出於光明而致幽暗也重累也王氏曰車君子之所乘而非君子之所將將之則祇自塵而已小人者君子乘而節之使退聽而已斯可也乃下而將之則是將大車之類也亦不必如此說蓋王氏皆以三章爲

取喻其說則是而其爲說似未可行也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睠睠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昔我往矣日月方奥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

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李曰鄭氏以爲名篇曰小明者言幽王日小其明損其政事以至於亂蓋鄭氏徒見大明者文王之詩也故以謂文王能大其明幽王之時謂之小明故以謂幽王小其明然以詩求之詩之所謂明明上天但言

上天之明也上天之明豈有小大邪在小雅則謂之小明在大雅則謂之大明鄭氏於小旻小宛皆求其義小旻則以爲所刺列於十月之交雨無正爲小小宛亦以政教爲小皆不求其所以名篇之意而泥之於小大之字故其說至於如是也明明上天王氏言幽王作民主而悖天道無明德以察治故世亂此說不然所謂明明上天照臨下土言天之明無所不察今也大夫仕於亂世而乃勞苦是何上天不見察邪

我征之往於西方至於遠荒之地乃以二月朔日始行今乃更歷寒暑尚未得歸至于艽野言其遠也二月初吉言其久也以行役之遠所歷之久天胡不爲見察邪鄭氏乃以大夫爲牧伯之大夫然小明之大夫乃周之大夫也何以知其爲牧伯之大夫邪孔氏云牧伯部領一州大率二百一十國其事繁多然是時大夫其行役也亦有事繁多者何獨牧伯邪心之憂矣其毒大苦言其思之大苦也念彼共人蘇氏以

爲思得共德之人而事也不如陳少南以共人爲大夫之友言大夫始仕之時必有友人諫之而大夫不聽既仕而復悔之故念其昔日之友而涕零如雨也我豈不懷歸又恐入於罪網也方其未仕不仕可也既仕則欲歸而不得蓋仕於亂世者多如此昔我往矣日月方除王氏以爲幽王之大夫以周之九月十月之間出使以周二月至于艽野日月方除者周以夏之十一月爲正則以夏之十月爲除方除則九月

之間也楊龜山破其說鄭氏謂四月陽極而陰生故陽有除之義也猶十月陰極而謂之陽月也若從王氏之說謂周以夏之十一月為正則十月為除歲莫而往歲莫而還不足以爲久也當從鄭氏之說蓋其說本於爾雅也昔我往而至於艽野以四月之時自謂何時而得歸乎今則歲又莫爾念我獨兮亦猶我從事獨賢也我事孔庶亦猶或靡事不爲也心之憂矣劳我不復有暇也念彼昔者之友睠睠然懷顧之

非不懷歸畏取怒於當時也昔我往矣日月方奥奥煖也謂四月之時也四月之時方往謂何時而得歸乎而政事愈蹙今歲聿云莫正采蕭穫菽之時也心之憂矣我仕亂世而自遺慼也念彼昔日之友興言出宿鄭氏以謂夜卧而起宿於外憂不能宿於内是也豈不懷歸畏此反覆反覆不常之意非不懷歸畏得其罪也嗟爾君子無常安處鄭氏謂其友未仕者人之居無常安之處謂當安安而能遷此說不然蘇

氏以爲久勞於外又有久安處於内者矣言我憂勞於外在内之君子無常安之處也靖共爾位所與之人皆正直之人然後神之聽之用以福汝爾苟貪於安處不靖共爾位則神從禍爾矣以見憂勞者在外告於内者故出是言也

鼓鍾刺幽王也

鼓鍾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鼓鍾喈喈淮水湝湝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鼓鍾

伐鼛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李曰鼓鐘之詩諸家多以爲作樂於淮水之上歐陽公以爲不然考詩書史記皆無幽王東廵之事何由遠至淮上而作樂不知此詩安得爲刺幽王也書曰徐夷並興蓋自成王時徐戎及淮夷已皆不爲周臣故於此詩之義遂闕而不言惟張横渠以爲淮水爲害幽王不恤作樂不止故詩人言憂心且傷作詩之

人傷之也此說得之淮水湯湯諸家多以湯湯爲溢至於湝湝則不溢矣淮水有洲則又勝於湝湝矣若以張横渠之説求之湯湯乃是泛濫書曰湯湯洪水方割則湯湯之濫無疑也湝湝亦湯湯也三洲言水之浸及於三洲也此言泛濫之狀伐鼛大鼓也憂心且妯妯憂也此作詩之人所以憂之也方幽王之作樂所以爲樂而人乃以爲憂者是非所樂而樂之淑人君子懷允不忘言今我思古之善人君子念而信

之未嘗忘也古者未嘗不爲樂則與民同樂今民以爲憂而王乃自以爲樂其可乎淑人君子其德不回言古之善人君子其德不如是之回邪也其德不猶言其德不若是也至於末章則言所以爲樂非不美也特以其所作非其時爾蘇黃門以謂將作樂則鼓鍾所謂金奏也既鼓鍾欽欽於是乃鼓瑟與琴笙磬皆相和以至於二雅二南播之以籥皆不僭差蘇氏沈存中皆以爲二南鄭氏則以爲四夷之樂誤矣書

曰洚水警予洚水者洪水也以堯之聖德可謂至矣遭洪水猶有警戒之心爲幽王者較之堯帝固甚相遠則其警戒之心當何如邪縱不能懷警戒之心則曷爲作樂哉方民當昬墊之時幾不聊生而幽王乃安然作樂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民方以爲憂而幽王且以爲樂斯民聞鍾鼓且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樂甚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此樂也祇其所以爲

憂也唐太宗嘗曰夫聲之所感皆因人之哀樂將亡之政其民困故聞以悲今玉樹後庭花伴侶之曲尚存爲公奏之知必不悲魏徵曰樂在人和不在音也夫玉樹後庭花伴侶之曲非不愁也然作於太宗之時則未必悲二雅之南非不美也然作於幽王之時則不足樂以此見樂之作也不繫於聲音之間惟繫人心如何耳

李迂仲黄實夫毛詩集解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百八十七 經部

毛詩集解卷二十七　　宋　李樗黃櫄　撰

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蓺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

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執爨踖踖為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為豆孔庶為賓為客獻醻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勑永錫爾極時萬時億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樂具入奏以綏後禄爾殽既將

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李曰此詩言幽王政令之煩賦斂之重至於田萊多荒而又天降饑饉使民皆流散逃亡故祭祀神弗歆饗此言其序也惟其政煩賦重傷民之財奪民之力民不得從事於田畝此田萊所以爲多荒田萊多荒則是饑饉之災降喪民無所食遂流亡散徙於四方此民所以流亡民既流亡則其祭祀而神亦不歆饗

古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人民者鬼神之所依也今民人流亡則是神失其依矣雖豐其粢盛亦何補哉故祭祀不饗也萊者廢田也廢田謂之多荒者周官遂人田百畮萊五十畮萊者必欲治之令萊不治遂致於多荒此詩所以刺之也楚楚者茨楚楚茨棘貌抽除也鄭氏云茨蒺藜也茨言楚楚棘言抽互辭也蓋言茨之楚楚則亦知棘之楚楚矣言棘抽者則亦知茨之抽矣此章言民之去草芟夷薀崇之而百

穀以茂百穀以茂則可以實之倉廩以供祭祀也王
氏則以為傷今之意言楚楚者茨則茨生衆也王氏
之意以為傷今而作然觀楚茨一篇乃是思古人之
意如信南山甫田大田全篇盡是思古人之詩全無
一句及於刺幽王楚茨之詩亦然也然古人之所以
去草者果何為哉所以藝黍稷也惟其既去草以藝
黍稷故其黍則與與其稷則翼翼豐茂盛大以致豐
年之祥而倉庾則又充盈露積曰庾國語云野有庾

積注云庾露積禾也於倉言盈於庾言億亦是盈辭也以為酒食享祀於神祇又迎尸於室以拜安之乃設食以進為尸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侑勸之惟其有以安之又有以勸之後能助其大福也此章於豐年詩大抵相類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即此所謂以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是也降福孔皆即此詩以介景福是也豐年全篇只是楚茨一章自可以備見也古者

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謂其三時不害為時和歲豐則見倉廪之實可以為酒食以饗祀於神此古之時如此至幽王之時則不然矣自此以下皆言祭祀之事濟濟蹌蹌則言其禮

儀之備絜爾牛羊則言其牲牷之備濟濟蹌蹌則內備禮絜爾牛羊則外備物內備禮外備物其誠可謂至矣不可以有加矣故以之共烝嘗之祭有解剝其皮者有煮熟之者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有奉將以進之者祝祭于祊祊門內也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或在此或在彼故使祝求之於門內之旁其祀事則下治矣孔明下治也惟其祀事孔明故先祖是大神必安而饗之報以大福使孝子饗其慶至於萬年無窮也

執爨饔爨廩爨也饔爨在門東南北上廩爨在饔爨之北是二爨者也踖踖有容也俎者從獻之俎也方其既獻酒矣於是以燔炙而置之於俎其為俎也則博大其俎之中又有燔炙二者燔燔肉也炙炙肝也孔氏云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以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故肝炙而肉燔也君婦謂后也莫莫言清靜而敬至也凡祭祀后夫人主共籩豆其籩豆則甚庶然所設之物亦猶在於祭祀而祭祀之事以

將為燕飲故曰為賓為客其大待客也始主人酌賓為獻賓既酢主人主人必自飲酌賓曰醻自旅而爵其禮交錯如此而禮儀終合於法度其笑語至於卒不亂宜乎神安而饗之報以大福萬壽至於攸酢也酢報也楚茨詩言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又言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其辭重複如此亦猶天保之詩言福禄無不重複盖以見受福之多也熯毛氏以為敬不如蘇氏以為竭言我行

禮以筋力既竭然其禮樂未嘗或愆此以見周旋中禮也工者善其事曰工盖善於為祝故告於主人也告於主人使受嘏既而以嘏之物往予主人孝孫也爾之孝孫主人有苾芬馨香之祀故鬼神嗜飲食今所以予汝百種之福其來如有期矣多少如有法矣幾期也式法也其福所以如此之多也則奉其祭祀齊整稷疾誠正慎固錫爾中和之福至於時萬時億之多也禮儀既備此章則又言送神之意上章則言

祭祀之意今此則言送神也言禮儀既畢備矣鐘鼓之聲既告戒矣擊鐘鼓以告戒言祭畢也孝孫往位堂下西面位祝於是致孝孫之意又從而告之以神將歸也神既皆醉而尸則起乃鳴鐘鼓而送尸以其安然而歸於天也尸已出矣而諸宰及君婦徹其俎豆皆不遲祭祀畢歸賓客之俎其諸父兄弟留之以備燕飲所以盡親親之義也樂具入奏此章則言燕兄弟也其燕兄弟而具樂入奏以安後禄鄭氏謂後

日之福禄不如蘇氏以謂祭之餘福也爾之殽則將行矣其同姓之人莫有怨者言皆相慶旣醉於酒又飽於徳其小大長幼皆稽首而相慶以謂今日之祭神嗜其飲食使君得壽考之福以君能順其禮甚得其時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惟願君之子孫世世長行而勿替也楚茨五章皆以祭祀之事惟一章則獨言蓺黍稷以供祭祀蓋一章言其大槩二章而下則析而言之詩之體如此多矣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疆埸翼翼黍稷彧彧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中田有廬疆埸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是烝是享苾

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李曰此言成王之時能疆理天下以繼禹功幽王之時則不能繼其祖之業所以思古而傷今不然也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禄不平是故暴君汚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惟成王之為政獨以經界為本故疆理天下見於詩見於周官見於詩則如信南山甫田大田是也見於周官則如大司徒井牧田野是也至於幽

王之時田萊既多荒矣又豈能疆理天下哉是所謂暴君汚吏慢其經界者也此信南山詩所以作也信彼南山甸丘甸也信乎南山之地乃禹所以致丘甸之法也夫禹平水土之後其功見於天下者豈獨一南山而已哉而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者孔氏云作者指一處而表之其意通及天下也故序言疆理天下此説是也韓奕詩亦曰奕奕梁山維禹甸之禹所甸豈一梁山而已哉蓋方言韓之地故言梁山謂之

信南山者亦如是也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
甸方八里六十四井也然井田之法實見於周而乃
以爲丘甸之法已見於夏后氏之世何也孔氏云禮
運言大道既隱繼而曰以立田里則是三王之初而
有井田田里之法也論語說禹盡力乎溝洫與匠人
井間有溝成間有洫同也盆稷濬畎澮距川與匠人
同間有澮專達於川同也是丘甸之法禹之所爲左
傳言少康之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則是十里

為成非周之賦法也而老蘇亦以為井田之興其始於唐虞之世則周之世無以成井田唐虞啟之以至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備蘇氏之説與孔氏合觀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畆而徹其實皆什一也以貢助徹皆本於什一若非丘甸之法何以能行什一之法也故於丘甸之法已見於夏后氏之時也惟禹成丘甸之法而成王能繼禹之功故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曾孫指成王我疆言畫

其疆界也我里言分其土宜也畫其疆界則如周官所謂四丘為甸是也分其土宜則如周官所謂其穀宜黍之類是也南東其畒言或東或南順田畒之宜也左傳成公二年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故舉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畒所謂南東其畒者亦猶或縱或横皆順其土之宜上天同雲此章又言天之潤澤如此在上天同起雲故雨雪紛紛然而積天既下雪又益之以小雨說文曰霢霂小雨也既雨雪矣又

雨之既巳饒渥既巳霑潤陸農師曰三農之事雪則欲盛而徧故於雪言雰雰雨欲小而潤故於雨言霢霂雨雪雰雰言雪之盛也益以霢霂言雨之小也老杜亦云潤物細無聲亦是小雨也農師之言既得之矣而既優既渥又以為雪既霑既足又以為雨此則不當無分別也第一章所言地利也二章所言天時也地既利矣天既時矣此所以為豐年之報而生我百穀也其疆埸之上翼翼然讓畔黍稷則彧彧然而

茂盛成王則斂而收之為酒食以祭祀以燕賔客而

獲壽考之報也中田有廬古者宅在都邑田於外野

農時則出而在廬秋冬則去春夏在廬所以暫居於

此也疆埸之上則種瓜焉此見地無遺利矣又入其

稅天子剥削淹漬以為菹貴四時之異物於是以此

瓜獻之於皇祖故成王壽考受天之福也夫成王之

時非獨黍稷之茂而疆埸有瓜則萬物皆以成熟況

於黍稷乎至幽王之時田萊多荒黍稷尚且不熟況

於瓜者予但以疆場有瓜求之於是以見古今之異
也清謂玄酒也酒鬱鬯五齊三酒也祭禮先以鬱鬯
降神然後迎牲以獻祖考謂之騂牡者周人尚赤故
也鸞刀刀下有鈴也刀下有鈴則其聲中節郊特牲
云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
是中節也以啟其毛取其血膋郊特牲曰血毛告幽
全之物貴純之道也楚國語亦曰毛以示物執其鸞
刀以開其毛取其血膋以燒之血以告殺膋以升臭

脟膋膏也燒其脟膏以升其臭氣盖以此膋膏合之
黍稷置之蕭乃以火燒之合其馨香之氣是升臭也
惟其祭祀既盡其誠故於此而進獻之所以獻之物
則芬芬苾苾然而香遠聞祀事於是乎下洽先祖則
從而皇大之故報以大福萬壽無疆也楚茨之詩先
言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自是乃
言祭祀之事其後則繼之以神嗜飲食使君壽考今
此信南山先既言疆埸翼翼黍稷彧彧於是言祭祀

之事其終亦言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以至
甫田大田其始皆言曾孫勸農之道甚篤其後則言
祭祀之事其終曰報以景福萬壽無疆是數詩辭雖
不同其意一也是皆言福禄之報本於祭祀而祭祀
又本於黍稷也張文潛曰受莫大之福而其君有安
寧壽考之樂此天下之至美極治之際也而其本出
於倉廩之盈原隰之治田廬之修雨雪之時而後乃
及於祭祀禮樂之事也蓋衣食不足於下則禮樂不

備於上禮樂廢則亂隨之而起惟田事備則衣食豐
衣食豐而禮樂備禮樂備而和平興和平興而人君
有福禄壽考之盛此詩人深探其本要其終而言之
序如此也此言盡矣

甫田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一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
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以我

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梁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李曰此詩所以為君子傷今而思古則是此詩之中幽王皆不能然也如曰我取其陳食我農人刺幽王

之世民人困乏必不能然也如禾易長畝終善且有刺幽王之世田萊多荒必不能然也以此觀之則此詩一篇之中皆如是也倬明也甫大也鄭氏曰甫之言丈夫也不如毛氏甫田謂天下田也言明乎彼大古之時天下之田則一歲而取十千之數也其曰倬彼甫田正猶所謂信彼南山也十千毛氏曰言多也鄭氏則以謂一成之數毛氏之意謂當言田畝之賦多田畝之賦既言十千則其他可知也不如鄭氏之

言爲有依據九夫爲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爲
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稅百
夫其田萬畝此所謂十千也按漢書食貨志曰六尺
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
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授私田百畝公田十畝
是爲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廬舍信如此說則是一
成之内歲之所取者八千畝也安得有十千也故孔
氏破其說以爲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則中央百畝

共為公田不得家取十畝也又言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公矣何得復以二十畝為廬舍也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事何得家分十畝自治之也若家取十畝各自治之安得謂之同養也若二十畝為廬舍則家别二畝半亦入私矣家别私有百二畝半何得為八家皆私百畝也孔氏此說甚善我取其陳毛氏曰尊者食新農夫食陳如此說則是古之農者皆食陳矣鄭氏曰倉廩有餘民得賒貰取食之所以

紓官之蓄滯亦使民受存新穀此與毛氏之説亦不甚相逺惟蘇氏曰一成之田而歲取萬畝以為國用又將取其陳積以時發斂以助農夫之困乏此説為善漢志曰太倉之粟陳陳相因若無道之世倉廩困乏安得陳陳故我取其陳粟以食農人乃自古豐年之法也惟我取其陳食我農人為自古有豐年之法故我今適南畆視其耘耔而黍稷至於薿薿然而盛耘除草也耔䕺本也攸介攸止毛氏曰治田得穀俊

士以進漢食貨志曰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冬民既入則是餘子亦在於序室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于天子學于大學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此先王制士處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鄭氏之說蓋本於此然不如蘇氏之說

曰是以覲適南畆而視其耘耔助其勤力止其怠惰進其髦俊庶幾有年以遵古之成法所謂進其髦俊者如漢寵力田之類歟此說為善以我齊明毛氏曰實器曰齊則以此齊為齍字讀音咨王氏曰以我齊明内致其志也則以齊為齋字讀反皆按禮記曰齊者精明之志也則齊明亦可以為齊戒然齊明二字對犠羊為文則當從毛氏之說以為實器曰齊也盖言以我明潔之齊與夫純色之羊以祭社稷以祭四方

以報之也蓋上章既言豐年之事故此章則修其告成之禮也我田既臧言我田既善矣故於孟冬之日其農夫之人各受其賜慶賜也既而於孟春既郊而始耕則又擊其琴瑟與鼓以迎田祖先嗇之神而祭之所以求甘雨以助我黍稷以養我士女也穀養也蓋圖終則有始也周官曰凡祈年於田祖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即此是矣曾孫来止王氏曰勞来曰来曾孫以婦子饁彼南畝而勞其来此孟子所謂省

耕是也田畯至喜於是田畯之官至而喜之攘却其左右嘗其旨否民知成王之勤於農事則盡力於治禾徧竟畒中終善且有於是成王不怒其農夫之克敏也如此成王以萬乘之尊而親臨於畎畒之中生於深宮而知稼穡之艱難田畯安得不奉成王之意乎田畯既已如此民安得不奉田畯之意乎曾孫之稼稼禾也謂有藁者也庾露積穀也茨積也梁車梁也坻水中之高地也京高丘也言成王所得之稼則

如屋茨如車梁所得之庾則如水中之坻如高丘言其多如此鄭氏曰上古之税法近者納總逺者納粟米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此近者納總也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此逺者納粟米也惟其禾之多如此故乃求千倉以處之求萬車以載之箱車也既有黍稷又有稻粱言其無所不有也故於孟冬之日農夫之人各受其慶其將何以報之哉惟報之以介福祝之以萬壽無有彊竟而已

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既方既皁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李曰論人君之盛治必以鰥寡孤獨莫不得其所為治而有一夫不得其所不足以為盛治也孟子曰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也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則天下可使無窮民如堯舜之時矣觀文王之仁政耕者九一仕者世禄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此周文王之仁政也然必先以鰥寡孤獨各得其所然後可以見文王之世於斯

為敝不可以有加矣成王遵文王之法故鰥寡能以自存至幽王之時則文王之道於是乎廢大田之詩所以作也大田多稼惟大田然後多稼既是大田則當預備其種戒田器記季冬之月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此之謂既種既戒惟其既種既戒則田事無不備矣然後以我之利器始有事於南畝於是百穀之生既庭而直又碩而大凡民之所以勤於農功如是者則以曾孫是若故也言民

皆順曾孫之意王氏以謂不違農時毛氏之意亦然不如蘇氏以為順成王之所欲也既方既皁言百穀之生也方房也以其孚甲盡生房矣盡成實矣皁者成實也則雖成實而未堅也既而又堅又好稂童粱也莠似苗也國語注云莠似稷而無實所以亂苗也故孔子曰惡莠之亂苗而不根不莠非其種也除而去之則嘉穀於是乎長矣去其螟螣及其蟊賊毛氏曰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其說本

於爾雅說文以謂吏胥犯法則為蟊謂抵取民財則曰賊去螟螣蟊賊皆本於王者之政自古賢太守之治猶能使蝗不入境況王者之治人事既盡則天應於上宜其螟螣蟊賊不生也無害我田稺稺幼稼也言禾之小者螟螣之害幼稼為甚故曰無害我田稺當是時也無螟螣之害故民以謂田祖之神其有靈如此持付炎火之中使自消亡也其實非田祖付之炎火之中民見其無蝗蟲之害遂歸功於田祖至唐

明皇之時天下大旱蝗姚崇為相遂遣捕蝗使乃引此以為說其實與此詩異也古者無蝗蟲之災以此之功歸於田祖言田祖秉付炎火之中明皇既遭蝗蟲為宰相者宜勤其修德乃區區於捕蝗是從事於末也眛詩人之意遂為姚元崇之捕蝗況託儒者為姦乎有渰萋萋陸農師曰渰雨雲傳曰雨雲水氣也毛氏曰雲興貌惟其雲萋萋故雨祁祁王氏曰雲欲盛盛則雨雨欲徐徐則入土也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此見民愛上心也惟天之降雨豈有先公而後私哉但以民之愛其上故欲其先公田而後私也故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上之人又愛其民也則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君民之情相愛如此安得不享豐年之樂也天之降雨既欲其先公後私則知其趨事於南畝先公後私可知也彼有不穫穉彼處有不穫刈之穉禾此處有不收斂之穧束又彼處有遺餘之秉把此處有滯漏之禾穗蓋田主不暇収取所以遺寡婦

之利也序言矜寡不能以自存惟其如此矜寡所以
自存也左傳曰或取以秉稈焉與周禮地官云門關
之委積以養老孤王制云鰥寡孤獨天民之窮而無
告者也皆有常餼在上則有常餼在下則有遺秉滯
穗此所以各得其所也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
畝田畯至喜甫田亦有此語所以省耕也此詩所言
所以省斂也孟子曰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
不給省耕斂二事皆當及其時古人所謂刈禾如寇

盜之至故人君於秋成之時而省斂欲其及時也來方禋祀成王之來也四方各致其禋祀與其騂色之牛及其黍稷各隨其方而祀之周禮大宗伯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惟其享祀如此故能助萬福焉蘇氏以謂騂黑但言其略也王氏則謂來方禋祀則禋祀四方而已以享以祀以徧於羣神亦不必如此分別也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

焉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禄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禄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李曰幽王之時不能正其賞罰以勸懲諸侯故君子思古之明王能如此則刺當時之不能也詩之所言只言爵命諸侯初無賞罰之事而序乃以謂賞善罰

惡者此特其文勢相連爾如大田之詩言寡婦而序
詩者便以為矜寡詩人之言類如此者多矣洛水有
二其一在宗周其二在東都在宗周則周官職方氏
所謂河西曰雍州其浸渭洛是也在東都則書康誥
所謂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是也故聽彼洛
矣鄭氏以謂在宗周王氏以謂在東都此說皆通蓋
宗周者諸侯所會之地而東都者宣王亦會諸侯於
此亦是諸侯所會之地此二說所以皆通也至其義

則不然鄭氏曰我視彼洛水灌溉以時其澤浸潤以成嘉穀王氏則曰泱泱適中之水也水善利萬物然非適中則或為害而蘇氏之說尤為支離其說曰洛之水泱泱而無窮使洛愛其水無所澤萬物於洛無加也而物失其利洛惟不愛其水故無損於洛而物蒙其益此皆就洛水求義不如陳少南之說為簡徑少南曰漆沮之水流入洛宗周在焉盖此只言諸侯之朝指洛水所在之處以見所經歷之地也君子至

止福禄如茨言君子之至於此也王則錫之以福禄其多如蓋室之茨也韎韐有奭以作六師鄭氏則以諸侯世子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来未遇爵命之時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為軍将使代卿士将六軍而出韎韐者茅蒐染也茅蒐韎韐聲也韎韐祭服之韠合韋為之其服爵弁服紂衣纁裳也而王氏則謂使服韎韋之韐而作六師則以討有罪故也使君子討有罪則所謂能罰惡也周官凡有兵事韋弁

服先儒以為左傳所謂韎韋之跗注是也惟古人以韎韐之服為征伐之服則此下文曰以作六師而其上文曰韎韐有奭則其為征伐之服無疑矣毛鄭則以為祭服不如王氏之説為長夫諸侯之朝於天子天子則使之服韎韐之服以作六師則其寵任之志可知矣奭赤貌也鞞容刀鞞也古之言鞞猶今之言鞘也琫上飾威公二年藻率鞞鞛杜預注以謂鞞佩刀削上飾鞛下飾與此不同要之此二物者皆是佩

刀鞘之飾而其上下則不可得而知也鞞琫有珌此王者所以錫諸侯也王者既以錫諸侯諸侯得事則可以萬年保其家室也福禄既同蘇氏曰言與諸侯共之也王氏則曰惟能賞善則善者衆善者衆則莫或為惡故福禄既同亦並受其福之意王氏之説不如蘇氏之説為明白君子萬年保其家邦亦上章之意也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禄小人在位則讒諂

並進弃賢者之類絶功臣之世焉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裳裳者華芸其黄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裳裳者華或黄或白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李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禄則知古者世官為可信也然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春秋書

尹氏卒譏世卿者也蓋古者世禄不世官世禄者但
指其功臣而言之世官則無賢不肖皆以官寵之恐
為民害也此世禄世官之所以不同也楚令尹子文
之子鬭尹克黄使於齊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
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晉叔向之弟
獲罪祁奚曰叔向社稷之衛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
古者重功臣之世如此而幽王弃之可乎裳裳猶堂
堂也湑葉盛貌鄭氏曰華堂堂於上喻君也葉湑然

於下喻臣也按此詩只説賢者之類而乃以華喻君
其説為不類此但言賢者之類昌盛如此故我見此
子則傾寫其心以與之傾寫其心以與之是以其國
有美譽而得其安處矣芸黄亦所以喻賢者之類惟
賢者之昌盛如此故我見此子則粲粲然有文以接
之有文以接之是以有慶賜也或黄或白既以黄為
喻賢者之昌盛則白者乃其見弃也惟賢者不當見
弃故我見之則有四馬六轡之文沃然而美左之右

之此末章則言賢者之徳以左之則無所不宜以右之則又君子之所當有葢以見置之左右無所不可也惟其如此則似之續之永永而不絶乃其宜也今幽王乃以讒言而弃之可乎

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之屏之翰百辟爲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

求

李曰幽王之時君臣之舉措皆無禮文故詩人陳古之有禮文者以刺之如大田甫田瞻彼洛矣等詩皆是陳古以刺今也然以此詩觀之徒見稱美古人之德安知其為刺詩乎故李祭酒曰楚茨大田之什並陳成王德之善行露汝墳之篇皆述紂時德之惡汝墳為王者之風楚茨為刺過之雅太師曉其作意知其本情故也此說為善蓋詩之辭雖善而以音雅推

之則知其爲刺詩詩之辭雖不善而以音雅推之則知其爲美詩此所以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不然季札之觀周樂也何以知古人之盛衰列國之興亡哉交交桑扈有鶯其羽桑扈有二種如爾雅曰桑扈竊脂鳭鷯剖葦此一種也桑扈竊脂棘扈竊丹此一種也對剖葦言之則竊脂者竊其肉也對竊丹言之則竊脂者竊其色也爾雅有竊毛皆謂淺色竊脂淺白也交交桑扈有鶯其羽者正以其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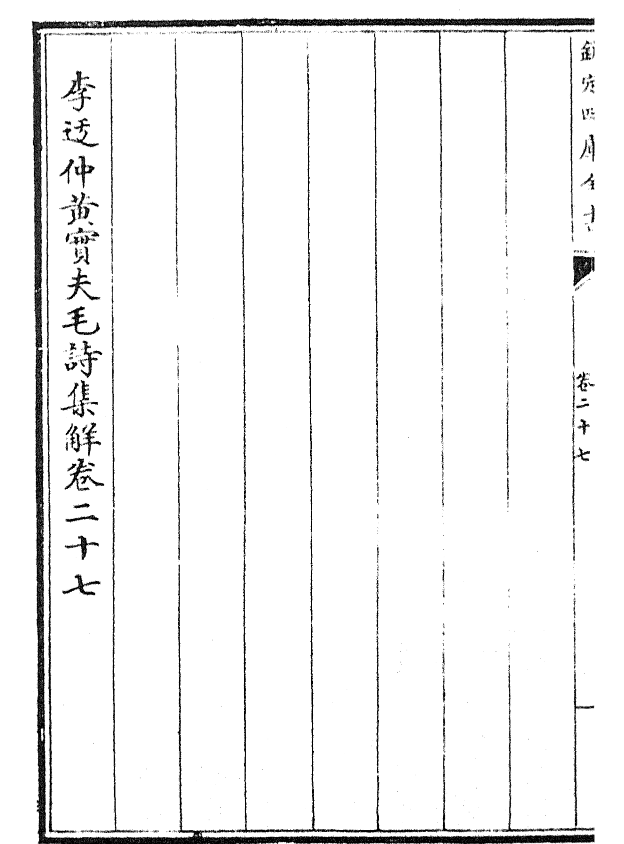
之竊脂者言之此則陸農師之說也交交往来也言桑扈之往来鶯然而有文也鳥之有文章正猶人之有禮文也人而無禮文則桑扈之不如也君子樂胥受天之祜毛氏曰胥皆也鄭氏曰有才知之名也鄭氏之說為由賈誼亦曰君子樂胥胥相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賈誼以胥為相正與王氏同王氏曰君子所以相樂者以其有粲然之文以相接文以相接則遠於暴亂豈特人所

善哉天祜之矣王氏之說亦如毛氏之說今當用之惟君子能與臣下相樂則天祜之矣故曰受天之祜夫所謂樂者豈其任情而行流連而忘返哉蓋有法度存于其間也觀其末章則可以見其和樂而不流矣領頸也君子樂胥萬邦之屏君子能和樂則可以屏蔽萬邦矣惟其能屏蔽萬邦為國楨榦則四方諸侯亦當法其所為故曰之屏之翰百辟為憲原其所以至此者則其禮法自戢斂自畏難也如不戢斂不

畏難安能受福如此之多邪故曰不戢不難受福不那那多也兕觥其觩兕觥罰爵也古之王者致罰爵以罰其失禮令也君臣上下動有禮文則雖有罰爵亦觩然而不用其所以不用者以其旨酒而思和柔也夫旨酒禹之所以惡者以其能亂人也今也以旨酒而思柔則足以見其不爲酒所亂也惟其如此是以交際之間無有傲慢故我雖無求於福而福自求於我也觀幽王之時如賓之初筵之詩見其君臣於

宴飲之間傲慢失禮無所不至如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觀此四句想其樽豆之間傲慢輕侮無所忌憚則雖有罰爵亦不勝其罰矣此桑扈之詩所以刺之也若夫先王之時則禮教素行如湛露之詩燕同姓之詩也而皆恭儉無有失禮如曰莫不令德則無有失德者矣如曰莫不令儀則無有失儀者矣燕同姓如此則燕羣臣可知矣故以湛露觀之則知桑扈之思古以賓之初筵觀之則知桑扈

之傷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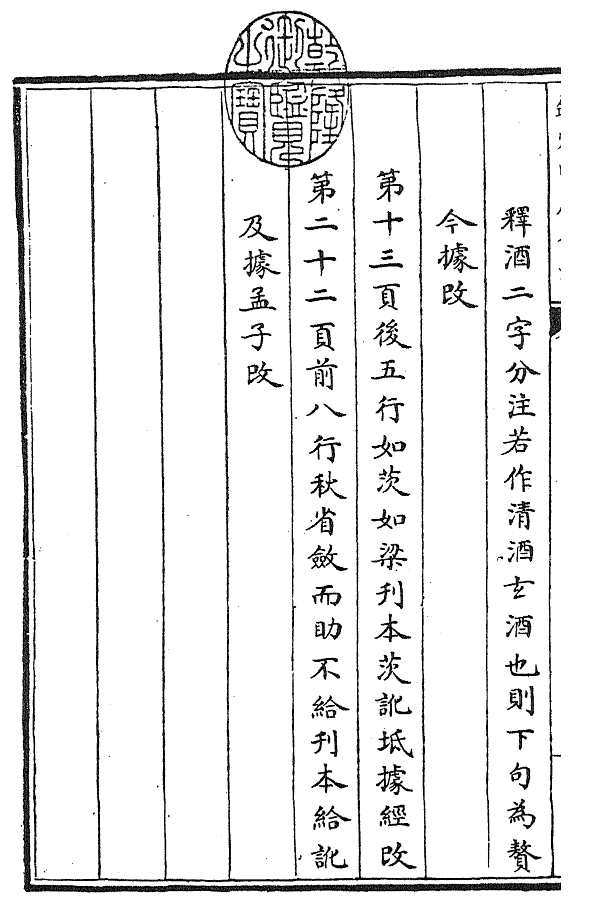
李迂仲黄實夫毛詩集解卷二十七

謹案卷二十六第二十二頁前四行下二章皆此意刋本二訛三今改

第二十二頁後一行似未可行也刋本似訛是今改

卷二十七第四頁後七行孔明下治也刋本下訛卞今改

第十一頁後二行清謂玄酒也酒鬱鬯五齊三酒也刋本作清酒玄酒也攷鄭箋上句釋清下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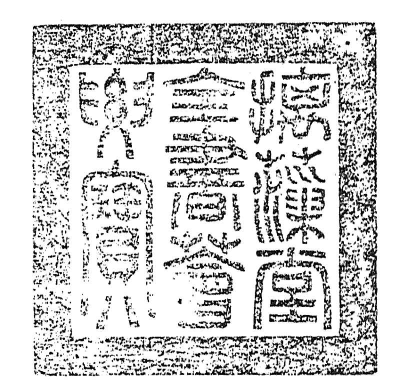
釋酒二字分注若作清酒玄酒也則下句為贅

今據改

第十三頁後五行如茨如梁刋本茨訛坻據經改

第二十二頁前八行秋省斂而助不給刋本給訛

及據孟子改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編修臣朱依魯
謄録監生臣王元勛
謄録監生臣李　本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毛詩李黄集解卷二十八 二十九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百八十八　經部

毛詩集解卷二十八　宋　李樗　黄櫄　撰

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禄宜之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乘馬在廄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禄艾之乘馬在廄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禄綏之

李曰交於萬物有道所謂畢之羅之是也自奉養有節所謂秣之摧之是也鴛鴦匹鳥也孔氏曰自古太平之時交於萬物有道欲取鴛鴦之鳥必待其長大於其能飛乃畢掩而羅取之不於幼小而暴夭之也王氏曰於其飛然後畢之羅之則不取其卵弋不射宿故也孔氏則專以謂不取其幼小王氏則兼以謂弋不射宿二說皆通然一章則曰畢之羅之二章則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故歐氏曰鄭氏謂明王之時

人不驚駭而自若無恐懼然則人不驚駭與遭罻羅

二章義正相反而鄭皆謂明王之時理豈得通此亦

不然夫明王之世必俟其飛而後取之故其在梁者

則戢翼而安此章正與上章文意相象安得謂之相

反者哉必曰戢其左翼者陸農師曰凡鳥左顧則怒

作右眄則喜生飛而起則仰左翼飛而下則仰右翼

故令鷙鳥下擊皆先側左翅也乘馬在廏摧之秣之

言馬之在牧者不用其力則委之以摧馬之在廏者

則用之則加之以秣此亦見君子愛國用如此也推是將生芻以養馬秣是將粟以養馬鄭氏曰齊而後三舉設盛饌恒日則減焉此之謂有節也惟古之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故君子享萬年而受其福禄也甚宜蘇氏曰艾老也言以福禄終其身也王氏曰此詩三言福禄而於鴛鴦在梁戢其左翼獨曰遐福者君子之於物取有時用有節所以宜其禄而福之遐尤在乎使萬物得其性也此則鑿說矣歟

氏曰馬無事則委之以芻有事則予之以穀此前世中才常主之所能為不足當詩人思古而詠歎此亦不然也詩人但以秣馬之事觸類而長之則見其愛國用皆然也不可泥椎秣以為説也善學者當通倫類如弋不射宿此何足以見孔子之仁哉自弋不射宿而觀之則其實可知矣故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此只是歌者之善孔子何為而與之哉歌者尚如此則足以見夫子與人為善也且如此詩

只言鴛鴦而序詩者便以為明王交萬物有道但以鴛鴦而觸類則見其交萬物有道皆然也此學詩者之法也

頍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弈弈既見君子庶幾說懌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

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李曰諸公謂同姓之親也幽王不能親其同姓則同姓之人亦莫肯親於幽王此所以知其孤危將亡也頍弁貌說文曰舉頭貌鄭氏曰幽王服是皮弁之冠是維何為乎言其宜以宴而莫為也蘇氏曰彼所謂

弁者實何物哉徒以人加之首而貴之耳今王宣謂我自貴而忽兄弟哉蘇氏則以此為譬喻鄭氏則以為王服皮弁之服不如從鄭氏之言為簡徑盖言幽王既服皮弁之服而又有酒之清有殽之美何為不與兄弟而宴樂之哉其所宴非有疎逺之人也惟兄弟而已非有他人也何為不與之宴哉王氏曰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者非異人而兄弟也而兄弟又非有他則宜與之宴樂矣有他謂若周之管蔡然王雖欲

與之宴樂不得也今匪有他而不能與之宴樂則其咎在王矣此蓋强為之說也此但言兄弟非有他人者也不過如此而已蔦與女蘿蔦寄生也女蘿菟絲松蘿也此二物者皆在於松柏之上松柏存則托之以固松柏隕亦隨以亡亦猶吾之兄弟托生以存亡故我見王則可以悅懌不見王則心之憂弈弈然而不安王何為而不顧我哉何期鄭氏曰猶伊何也時善也具來言其皆來也而其意與上章同有頍者弁

實維在首阜多也兄弟甥舅也如彼雨雪先集維霰

雨雪說文曰稷雪也陸農師以爲米雪言雪散亦如

米所謂稷雪義葢如此鄭氏曰喻幽王不親九族亦

有漸自微至甚如先霰而後大雪鄭氏以爲不然其

說曰考詩之意非謂不親九族有漸所謂其危亡有

漸也國將亡必先離其九族如雪將下必先下霰下

霰必知雪見九族離必知國亡必然之理也今當用

之惟知其將亡故曰死喪無日能復幾何得見乎苟

今夕有酒則當以相宴不恤其他也此皆是旦不保暮之辭也如伐木之詩曰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則其燕諸父可謂厚矣又曰於粲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則其燕諸舅亦可謂厚矣夫周之先世其所以燕甥舅也如此惟恐其獲戾於諸舅也又如此則其親親之意可知矣今幽王不能繼文武之業王之同姓諸侯所以望王者如此之切而

王乃以路人待之則其與文武之心何其相遠也宋華亥與寺人柳比而逐合比代其右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周之盛也封建親戚以藩屏周故同姓親之今幽王之所親者既不之親則王之宗族孰有親於王哉蓋國家之亡必先自於九族之離孟子曰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親戚叛之紂之亡也其親莫如微子且親抱祭器而入周項羽之亡其親莫如項伯而泄其

謀以助漢此所謂親戚叛之也夫親戚所以叛之者
亦必有以致之耳不能親睦九族則其孤危將亡也
必矣

車舝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妬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
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

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饑匪渴德音來括雖
無好友式燕且喜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
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

簌式食庶幾雖無徳與女式歌且舞陟彼髙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心寫兮髙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

李曰褎姒嫉妬無道並進於十月之交可以見皇父為卿士番維為司徒家伯為宰仲允膳夫聚子内史檿維師氏豔妻煽方處盖褎姒既已用事則小人得以並進故無道之徒得以羣聚於朝肆為讒巧敗其國家而民受其禍故周人思得賢女以配王欲其改

過而作是詩漢王莽傳曰間關漸臺顏師古注曰間關猶崎嶇展轉也然以此詩觀之則與王莽傳又不同故此多從毛氏之說曰間關設舝也言設此車舝之間關而思得孌然之季女來之往來我之思也非謂飢而思食渴而思飲也其所欲者乃思賢女以德音來會於此也王氏曰舝之在車間以固之關以通之然後足以與行賢女之配君子貞以固之順以通之如舝之在車故因興焉此則强為之說也雖無好

友式燕且喜蘇氏曰雖無好友以事王姑以奉王燕喜之樂猶愈於小人也此說是也歐氏曰彼所思之女雖無衆妾與相好友祇得一人亦足以承王燕喜也此亦是一說今當且從蘇氏之說依彼平林有集惟鷮鷮雉也依茂木貌言平林之木依然而茂則雉必先集於下時有賢女以為后則衆妾之有令德者皆来化其善行以與王燕樂則我心愛之而思無厭斁也雖無旨酒式飲庶幾歐氏曰此思賢女而不可

得之辭也蓋言雖無旨酒但得飲可也雖無嘉殽但得食可也雖無賢女以德及汝但得與王宴樂之猶勝於嬖后也陟彼高岡言我陟彼高山之脊析去其柞薪其所以析薪者以其葉之盛也亦猶褒姒在王之側所以蔽王之耳目也必當去之可也今王能去之使可得見則我憂心得寫也鮮之為言善也言善予我得見之矣高山仰止此章則歎賢女之行也景大也大行之可行亦猶高山之可仰也其為人所歎

慕如此故我欲具此四牡之馬騑騑然而調其六轡之如琴然為王聘此女以為王之新昏我得見之則可以慰我心也嘗觀此詩正與東門之池詩同意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以晤歌蓋言以賢女而配君子亦猶以水而漚麻自然薰陶漸漬以使王為善也蓋自古國家之亂必自內寵始內寵既已用事則小人乘利而進故有褒姒則有皇父之徒有楊妃則有李林甫之徒內寵用事而加以小人欲其國

之不亡不可得也賢妃在内而君子在朝欲國之不興亦不可得也周南召南之詩皆文王之治有以刑于寡妻如文王之德雖不待於内助可也然猶頼后妃以成關雎之治況下於文王者乎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李曰歐陽公云青蠅之汚黑白不獨鄭氏之說前世儒者亦多見於文字今之青蠅所汚甚小以黑點白猶或有之至於變白為黑青蠅則未嘗有之遂以鄭氏汚白使黑汚黑使白為非而其說則曰如齊風雞鳴之篇古人取其飛聲之衆可以亂聽猶今所謂聚蚊成雷也然此二說皆通青蠅能變白為黑亦可譬讒人之言能變亂是非但去其汚黑使白之說亦無害也段氏曰青蠅糞猶足敗物雖玉猶不免所謂青

蠅點王也若以青蠅能亂人之聽亦可譬讒人之能亂君之耳目也其曰營營者毛氏則曰往来貌說文則曰小聲二說皆通止于樊鄭氏曰欲外之令逺物也蓋欲止于藩籬之外而使不得入也其曰榛曰棘者皆所以為藩也王氏曰以譬其入之有漸此蓋强為之說也惟青蠅欲其止於藩籬之外又告之以樂易君子不可以讒言為惑也人君苟信之則讒言日至交亂四方而無所不至也構我二人唐孔氏曰二

人者人君與見讒之人也幽王之時讒人用事可謂衆矣豈獨構我二人哉如小弁之詩則太子之傷於讒也巧言之詩則大夫之傷於讒也巷伯之詩則寺人之傷於讒也當是時小人得志凡曰賢者無不被讒矣而獨曰構我二人者葢主見讒者而言也

賔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
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醻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
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籥舞笙鼓樂既和
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
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
彼康爵以奏爾時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
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
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賔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徳飲酒孔嘉維其令儀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李曰此詩言幽王荒廢其政教親近小人日夜為荒恣之行朝廷之上既如此故天下化之君臣上下並

為沈湎淫液蓋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者武公始相見其如此故作是詩以刺之幽王之時則衛武公入相平王之時鄭武公入相淇奥之詩曰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於周則知衛武公之入相也必有興周家之治也緇衣之詩曰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則鄭武公之入相必有興周家之治也然幽王則有驪山之禍平王東遷卒不能復文武之舊者非二公

罪也蓋上之人不能聽其言爾觀此衛武公之詩則幽王不能聽言可知矣衛武公如此則鄭武公可知矣此篇鄭氏蘇氏毛氏王氏皆以為先王將祭必大射以擇士將射必先行燕禮歐陽則以為不然以謂若如鄭氏之說則是一日之内朝為得禮之賢君暮為淫液之昏主此豈近於人情哉遂以此詩上二章略陳昔之人君與其臣下飲酒必賓主秩秩然肅恭下二章遂刺王之上下飲酒既失威儀又號呶雜亂

籩豆亦無次序當從歐氏之説盖此篇首既曰賔之初筵三章又曰賔之初筵首章言賔之初筵者古之飲酒其禮如此而飲酒之後亦如此也三章言賔之初筵者言幽王之飲酒其禮如此而飲酒之後不如此也言古之人君其飲酒也賔主分為左右秩秩然而有序其籩豆之屬則楚然而陳列殽豆實也核加籩桃梅之屬也籩以竹為之豆以木為之籩貯桃梅豆貯殽饌旅陳也殽核維旅言以殽核之屬陳於籩

豆之中也其主人之酒則調和而旨矣而飲酒之人又偕齊順禮無有諠譁之失禮矣而其飲酒之時則設鐘鼓以為樂古之宴飲又有金奏者左傳所謂金奏作於下是也鐘鼓既設矣而舉其相醻之爵逸逸然往来有次序也然其君臣不獨飲酒而已又將或射周旋揖遜因其勝負以相爵大侯王所射之侯也射張皮謂之侯二尺作中四尺者曰鵠鵠中二尺曰正正中四寸曰質或謂之鵠也抗舉也王氏曰大侯

抗則餘侯從之矣大侯既抗弓矢斯張而其衆射之
夫同登而射齊獻爾發矢中的之功彼射者之發的
也凡以求爾爵而已的質也爵射爵也籥舞笙鼓此
章言古人飲酒或因祭先祖而飲也詩曰左手執籥
者所執而舞也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樂既和而具
奏以烝進而衎樂其先祖於是洽其百禮之人也百
禮謂助祭之人也助祭之人所至有壬者任事也鄭
氏謂任卿大夫也林國君也然以任爲卿大夫以林

為國君其説難通不如以壬為大也林為盛也言其禮之盛大如此神於是賜以大福使其子孫皆如今日之樂也祭既畢矣則歸賔客之俎留同姓以與之宴樂故祭樂皆入各奏其能其燕賔皆取其匹主人皆入而與之共射則酌其爵以安之而奏其時物也手取也仇匹也室人主人也三章則言幽王之飲酒不如古矣方其初也非不温然而恭也蓋方其未醉也則反反重而慎至旅醻之時及其既醉也則幡幡

然而失其所巳無復昔之威儀矣至於舍其坐而遷徙數數起舞僊僊然而失禮此言其醉中之狀也方其未醉也則威儀抑抑然而愼密及其既醉也則怭怭然而媟嫚蓋其既醉則不如其常也此皆言其昏亂也賔既醉止載號載呶錯亂我籩豆之列則數數起舞僛僛然而不正異乎前章之所謂籩豆有楚殽核維旅蓋其既醉則不自知其過尤也其醉中之狀方且傾側其弁數數起舞傞傞然而不止於是武公

作此詩以數之既醉而出以下者皆是武公誨之之辭也言既醉而出則可以受福言得禮也醉而不出則是誅伐其徳也王若飲酒而盡善則可為令儀矣王何不為哉凡此飲酒此言凡人之飲酒豈盡皆醉哉有醉者有不醉者王則立其監以督之又立史以佐之蓋欲罰其不飲而使之皆醉也昔日以醉為不善今日則以不醉為恥言臣下化之也古者設兕觥以罰其醉而失禮者今則立監佐史獨罰其不醉者

則其相去也遠矣今亦勿從而謂之無俾其怠慢於此不可言則不當言無所從來則勿語苟不能如此而由醉中出言則是使出童羖也童無角也羖未有無角者今曰童羖者醉中之言以無為有也夫人三爵之後已昏然無所識矣況又多乎哉言其不可過也

論曰蘇黃門曰養生之人深自覆護擁閉無戰鬬急亡之患而卒至於不壽者何邪是酒奪之也力田之

人倉廪富矣而俄至於饑寒者何邪是酒困之也服食之人乳藥餌石無風雨暴露之苦而常至於不寧者何邪是酒病之也修身之人帶鈎蹈矩不敢妄行而常至於失德者何邪是酒亂之也夫修身之人一為酒之所亂則迷然不恭忘其所以修身者故古人謂酒不敢過恐其亂德也昔齊敬仲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對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夫以齊桓春秋之時猶如

此古之人自可知也昔武王數紂之罪亦曰沈湎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蓋言紂為長夜之飲沈湎於酒而臣下化之也至於厲王沈湎於酒厥愆爾止至於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則天下化之也故蕩之詩每章則以咨爾殷商為言厲王之惡與紂同也今幽王之所為又與厲王同出於覆車之轍觀此三君皆以酒而臣下化之則後之人君可不戒哉

魚藻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二

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李曰萬物得其性則人君亦得共享其樂萬物失其性則人君欲以自樂有所不能也故詩言魚在在藻

有頒其首言萬物之得其性也而繼之以王在在鎬豈樂飲酒言王得以共享其樂也今幽王則不然此詩人所以思古而作詩也言魚何在乎在乎水中之藻遂得肥大故其首則頒然而大其尾則莘然而長又依于其蒲者則是萬物各得其性矣萬物得其性天下無事則王何在乎在乎鎬京之地而豈樂飲酒也豈樂樂易也飲酒樂豈但倒其文以便於韻爾有那其居那然而安也王盖指武王也

論曰賔之初筵之詩言幽王之飲酒也此詩言武王之飲酒也夫其飲酒之一也而其美刺之不同也孟子曰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也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鱉鳥獸也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曷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武王之飲酒乃文王之為臺為沼也幽王之飲酒乃桀之不能同樂也人君以一身託於士民之上天下安則

人君亦得而樂之天下危則人君特一匹夫耳雖欲
歡樂豈能獨哉覩幽王者有驪山之禍則當時不能
同樂也
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
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
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觱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
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

屆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禄申之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禄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李曰史記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多方故不笑幽王為烽燧有寇至則舉燧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其後數舉烽燧諸侯一不至覿此一事則

幽王好侮慢諸侯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則安得如王者錫命以禮哉鄭氏謂采菽以待諸侯此說雖無害然不如蘇說為得詩人之旨蘇氏曰采菽以為藿物至微而用至薄矣然猶設筐筥以待之況諸侯乎故古者諸侯之來朝也則曰何錫予之亦當以路車乘馬予之也然其心猶以為未也則又曰何以予之乎則曰玄衮及黼予之也玄衮謂玄衣而卷龍也黼白黑雜也雖無予之路車乘馬錫之以車馬也又何以

子之予玄衮及黼錫之以衣服也古者天子錫諸侯多以車馬衣服如舜之車服以庸是也陳少南曰上公九章其服用衮古之諸侯豈皆上公而有是賜哉蓋古者諸侯之朝有上公而被其賜故詩人取其賜予之至厚者以刺幽王也此說是也觱沸檻泉出貌檻泉正出之泉也觱沸檻泉言采其芹鄭氏謂采芹以待君子不如蘇氏之說言觱沸之清泉吾將采其芹來朝之君子吾將觀其旂其旂淠淠鄭氏謂觀其衣

服車乘之威儀所以爲敬且省禍福也其曰觀其衣服車乘之威儀則是其曰以省禍福則非也歐陽公巳辯之矣言我也既觀其旂則淠淠然而徐也又聽其鸞聲之嘒嘒然而和也又觀其馬之盛如此則是諸侯之至矣屆至也蘇氏曰駕既服而三之曰驂四之曰駟是也鄭氏曰諸侯來朝王使人迎之此則非也蓋上文既言其旂淠淠鸞聲嘒嘒故以言驂駟以見其諸侯之至此也赤芾在股赤芾即左氏所謂衮

冕黻珽是也邪幅即左氏所謂帶裳幅舄是也赤芾蔽膝也幅幅偪也所以自偪束也惟諸侯既服此服而来朝以交於天子無有舒緩固天子之所以予也故天子既加之錫命而又申之以福禄也維柞之枝言維柞之木曰蓬蓬然而盛況諸侯能鎮天子之邦安得不如是之盛乎故其来朝也王乃錫之以福禄則諸侯不可以不荅報天子也故諸侯亦辯治其國左右王室以順從天子之命此所以曰平平左右亦

是率從平平辯治也左右猶佐佑也汎汎楊舟言楊

舟之泛泛然浮於水必有紼纚以維之亦猶諸侯之

無常有道則來朝無道則離散王亦思有以揆之也

厚與之福禄使之優游室家則諸侯孰不至乎腵厚

也蘇氏曰今幽王安於逸樂而忽遺之則是亦戾王

而已無復懷者矣按此全篇皆是思古人不應以此

兩句為刺幽王也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

作是詩也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瘉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饇如酌孔取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李曰頍弁之詩既刺王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而此詩又刺幽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則幽王親親之心亦可知也已中庸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又曰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幽王既不能親親安得而不怨乎古者親親之道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也尊其位者親之欲其貴也重其祿者愛之欲其富也同其好惡者所欲與之聚所惡勿施也幽王於是

三者不能盡安得不取怨於人乎不親九族是所當親而不親之也而好讒佞是所不當好而好之也中庸九經尊賢在於親親之上者人主惟能尊賢乃能親親如堯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是也幽王不能親親以不能尊賢故也自古不親九族未有不因好讒佞之故晉獻公信驪姬而不畜羣公子楚懷王信上官之譖而逐屈氏單獻公所以弃其親者以好用羈故也周簡公所以弃其子弟者以其好用遠人故也

此數公者所好如此安得不禍乎左氏曰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弃德崇姦禍之大者也惟其不親九族是弃德者也而好讒佞是崇姦者也驪山之禍在此可卜其曰骨肉者唐孔氏曰以其父祖上世同稟血氣而生如骨肉之相附也○騂騂便利也翩其反矣言角弓之體往來挽則內向弛則翩然而反亦猶九族我若親之則彼皆內附我若疎之則彼皆離散亦如角弓

翩然而反且以武王成王之世同姓諸侯莫不內附非其九族皆賢也武王成王有以親之也多助之至天下順之武王成王是也天下猶順之而況於親戚乎幽王之世九族皆離散非其宗族皆不賢也幽王有以離之也寡助之至親戚叛之幽王是也親戚猶叛之而況於天下乎蓋勢之合則仇讎可使爲骨肉勢之離則骨肉可使爲仇讎自古然也爾之遠矣此章又教王之所爲如此則天下將傚之孔子曰君子

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堯親九族九族旣睦然後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周之文武親親以睦然後民德歸厚矣蓋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兄弟昏姻王苟遠之則民亦皆然矣王苟以此教民則民亦將傚之矣此令兄弟三章四章皆言民效王之所爲亦猶伐木之卒章是也綽綽寬也言兄弟相善則綽綽然有餘裕若其不善則交相爲病矣象之於舜可謂傲矣而舜不藏怒焉不宿怨焉在舜則誠爲瘉矣然非舜

之罪也惟其兄不兄弟不弟是以有呂産呂禄之輩交相爲惡無所不至也然民之所以至此者皆幽王有以教之也故至於民之無良相怨一方也言其不能反於其身而責於他人也是以舜之事瞽瞍信有罪矣而舜未嘗以罪而責於父故卒至於瞽瞍底豫然兄弟之道亦當如此今也無良兄之不友不自責其不友乃責其弟之不弟弟之不弟不自責其不弟乃責其兄之不友此其所以相怨也張文潛嘗有詩

曰蝎能毒人不能斃人能捕蝎殘其類世人競惡蝎
爲蝎人蝎相殘竟誰致不參彼已相怨方自古詩人
以爲刺我疑人酷蝎所羞何暇區區論蝎罪觀此詩
則相怨一方豈不相怨乎惟其相怨故分爭受爵無
有不讓貪求不已以至於亡其身也老馬反爲駒此
言幽王聽讒佞之言也毛鄭皆以爲王侮慢老人如
食老者則宜令之飽如飲老者則當度其所勝之多
少歐氏以爲不然其說曰五章六章則刺王所以不

親九族者由好讒佞而被離間也因近讒佞之人其變易是非善惡乃以老馬爲駒不顧人之在後而辨其非也謂其肆爲讒佞旁若無人也此說是也蓋老馬之於駒其别白爲甚易而乃混淆正如趙高之指鹿爲馬德儒之指野鳥爲鸞自古姦佞類皆如此以老馬爲駒曾不顧人之在後有以辨之有以見其直情徑行旁若無人如此正如貪飲食之人務爲醉飽適其意而已毋教猱升木此章則言王之所爲益長

姦佞之惡也猱之升木不待敎而能亦猶小人爲惡不待敎而能幽王從而敎之則長惡不悛讒佞之人既如塗泥王又加塗而附之所貴乎王者以其有善道故小人皆屬附於王不敢離閒私兄弟矣雨雪瀌瀌此亦當從歐陽之説言雨雪見日而潛消亦猶九族見弃而亡無日矣瀌瀌雨雪猶晛日氣也莫肯下遺式居婁驕言王不以恩意下及九族而自爲驕傲矣如蠻如髦言王之所爲無禮義如此此我之所憂

也蠻南蠻也髦夷髦也王之所爲比之夷狄蓋痛責之也夫夷狄無禮義所貴於中國者以其異於夷狄今幽王以中國之君而無禮義乃與夷狄同是又將何以治中國乎

菀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有菀者柳不尚愒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

靖之後予邁焉有鳥髙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李曰孔氏以上二章次二句爲暴虐下二章及卒章下二句爲刑罰不中分章析句之弊一至於此此詩但言諸侯不肯朝王則暴虐無親刑罰不中其意自可見不必於詩中求之也如葛覃之序言化天下以婦道而詩中未嘗說及化天下婦道卷耳之詩言無險詖私謁之心詩中亦未嘗及此學詩者觀其意之

如何知其意則其序曉然明白此學詩者之法也菀然之柳行路之人見之豈不庶幾而止息乎今幽王之為君而諸侯乃以為不可朝曾菀柳之不如也尚者庶幾也不尚尚也上帝甚蹈無自暱焉者此章當如歐陽公之說鄭氏以為蹈讀曰悼上帝者愬之也然以上帝為一意言幽王之暴虐不可以朝事甚使我心悼病歐氏以為蹈動也言令天驚動我使我無自暱近之又使我安之以待其極夫以甚蹈為驚動

我則以一句爲一意然歐氏之說又不如陳少南之說以極爲至言上帝警動之矣我無自親近之天且俾我安之以待其改惡從善而後我始可以往也瘵病也邁往也言王苟能遷善改過而後可往也無自瘵焉言苟朝王適所以自病也鳥飛雖高亦必傅于天而後止人心所至無畔岸曾鳥之不如也蓋人心險於山川以見幽王之心無常不知其所止者也禮記曰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蓋言人君之心

有所止然後来相朝惟幽王之心未必有所止故曰于何其臻曷予靖之言何以使予安之者葢居於此適所以取凶危之地也曰凶矜者以其凶可矜憐也夫諸侯之不朝固諸侯之罪幽王有以致之也宣王之時諸侯之朝猶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興以朝王如此猶有讒言今幽王暴虐如此則諸侯之朝其速禍也宜矣

李迂仲黄實夫毛詩集觧卷二十八